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曾文正公学

马平 龙梦荪 著

曾文正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章，炳耀寰宇，虽妇孺亦知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尝读其遗集，案其行事，反覆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盖由强毅谨谨而来也。惟其强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

岳麓书社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曾文正公学案

马平 龙梦荪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文正公学案/马平, 龙梦荪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12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

ISBN 978-7-80761-500-2

I. ①曾… II. ①马… ②龙… III. ①曾国藩 (1811~1872) —
人物研究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366 号

曾文正公学案

作 者: 马 平 龙梦荪

责任编辑: 张卫国 吕 清

封面设计: 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9

印数: 1—6,000

ISBN 978-7-80761-500-2/G·901

定价: 16.00 元

承印: 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则，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一般“右表”、“左表”、“右文”、“左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 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巳巳、戊戌戌之类，均径改，不出

校记。

3.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 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

曾文正公学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序.....	1
修养类.....	3
正心类	12
忠诚类	19
强毅类	23
勤劳类	29
谦谨类	39
节俭类	49
廉介类	51
摄生类	54
治家类	58
交际类	67
厚俗类	75
处事类	80
人才类	89
将才类	95

军谋类·····	103
从政类·····	110
学术类·····	115
文艺类·····	121
杂 语·····	133
后 记·····	135

序

曾文正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章，炳耀寰宇；虽妇孺亦知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尝读其遗集，案其行事，反覆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盖由强毅谦逊而来也。惟其强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惟其谦逊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世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访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之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其学问之所以增进，道德之所以高尚，功业文章之所以炳耀寰宇，诚所谓日就月将，有本有源者矣！余往者不自量度，附于仰止之义，取公遗集，提其精要，以类相从，成是一书，日置座右，以为自修之助。既而示各学友，金以中选各条，不务高远，平实易行，无往而非得之阅历，亦无往而非本诸良心，发人深省，往往而在，公之斯世，不无裨益。余深有感焉。欲付手民，因循未果，悠悠岁月，又已三载。每念当今世风，以视

有清，变本加厉，浇薄至极，不禁浩叹！以为非有如公其人，崇实去华，为天下倡，则世风沉沦，节义扫地，螭塘沸羹，乱将无已。吾辈所感受之痛苦，必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又念如公其人之未易得也，不得已而更思其次，遂有斯编之刷，冀以公言为天下倡。呜呼！公之骨已朽矣！独斯言尚在！所愿有志之士读是编者，知风气之日坏，转移之不容已；居心行事，以公为师；勇猛精进，力自鞭策，则公之卓然能有所成于前，安见吾辈不能有成继公于后也！

癸亥五月廿四日马平龙梦荪

修养类

马平 龙梦荪编

吾辈治心治身，理不可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著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不论文武大小，无往行不通。至勤恕廉三字，皆可勉强为之；惟明字甚不易学。必凡事精细考究，多看多做，多问多想，然后渐几于明。求明字之诀，仍不外从勤字下工夫。苟立志有为，四字中又惟勤字为最要也。有为在勤，有猷在勤，有守在勤，勤劳万能，勤劳神圣。

凡人皆有所短，亦皆有所长，宜从短处痛下工夫，从长处扩而充之。

吾人身心之间，须有一种清气。饮酒太多，则气必昏浊；说话太多，则神必躁扰。欲保清气，首贵饮酒有节，次贵说话不苟。

立志学作好人：第一贵勤劳，——凡事皆力作深思，有暇或看书习字；第二贵谦恭，——貌恭则不招人之侮，心虚则可受人之益；第三贵信实，——莫说半句荒唐之言，莫做半点架空之事。修此三者，虽走遍天下，处处顺遂矣。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勤大谦三字。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凡有立于世者，皆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皆不外一谦字。坐而言者，不能起而行；起而行者，有始而无终。以是言，学圣贤豪杰正其永，永堕落自绝于圣贤豪杰也。

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若三者有一，则不为人所与矣。

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

寸心郁郁不自得，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动心。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谦于心两句。欲求行谦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将此三字各缀数句，为之疏解：清字曰，无贪无竞，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服神钦。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劳谦二字，受用无穷。劳所以戒惰也，谦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恶不去？何善不臻？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

刚介为自立之基，敬恕为养心之要。

勤俭谨信，凡人不可不加意此四字。勤如天地之阳气。凡立身居家，作官治军，皆赖阳气鼓荡。勤则兴旺；惰则衰颓。俭者可以正风气，可以惜后福。谨，即谦恭也。谦，则不遭人忌；恭，则不受人侮。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久，人皆信之，鬼神亦钦

之。

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为万民，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忠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妄语则大言不惭，无往而不欺人；晏起则许多职务废弃不治，言忠勤而首以为戒，得端本清源之旨矣。

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僧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弟今所吃之堑，与余甲寅岳州靖港败后相等。虽难处各有不同，被人指摘称快则一也。弟力守悔字硬字两诀，以求挽回，反求诸己，切实做去，安知大堑之后，无大伸之日耶？（《致曾国荃书》）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致曾国荃书》）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愠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

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军之败，三县之失，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致曾国荃书》）

不困厄则不能激，无诋毁则不自愤。

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

无盘根错节，则利器未由显著。

傲为凶德，惰为衰气。凡当大任者，皆以此二字致于颠覆。用兵者最戒骄气惰气；作人之道，亦惟骄惰二字误事最甚。

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免于灾戾。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隆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

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

当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除却进德修业，乃是一无所恃，——所谓把截四路头也。若不日日向上，则人非鬼责，身败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

作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为要。勤可以补救愚拙，不知者将渐知，不能者将渐能。廉则临财不苟；信则出话不欺；慎者心则敬畏，而言则退让也。有是四端，小则谨身寡过，大则有守有为。

为人总以勤、俭、敬、信四字为本，而以择交为用。无四字则凡事皆无根柢；纵有才华，亦浮荣耳。不择交则无观摩规劝之益。故须物色贤者，明以为友，暗奉为师。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

凡此数端，其药维何？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

之；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之。敬极肃肃，和极雍雍，穆穆绵绵，斯为德容。容在于外，实根于内，动静交养，晬面盎背。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一文钱。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

圣贤豪杰，自古无种。只要人肯立志，无不可以做到。

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

古之君子，不薄其友为不足与言孔孟之学，不自菲其身不可为圣贤，而姑悠悠浮沉于庸众之中。

于众醉独醒之际，仍以浑字出之；于效验迟缓之时，更以耐字贞之；则人皆感其乐育，而于己之养德养身，两有裨益。

古人人也，我亦人也。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吾何为不能？其所以不能者，皆因无志焉耳；若志既立，则圣贤豪杰，有何不可做到？彼古人之所能者，安见我不可与之同能也哉？

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必能润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晬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一为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谢尹，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一为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斯二者，其幾甚微，其效甚著。非实有诸己，乌可幸致哉？

念“不知命”，“不知礼”，“不知言”三者，《论语》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之义，则庶几可为完人矣。天下滔滔，吾辈岂有安居之所？亦惟内省不疚，听其所止而休可耳！

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

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事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案惟能自立准绳，自为守之，而后不为内外两界所胜。外不至为习俗之奴隶，内不至为情欲之奴隶。末二句，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即不为情欲奴隶之说也。

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事出范围之外，当谨守准绳，互相劝规，不可互相奖饰包荒。

以勤为本，以诚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

圣贤之言德行者，名类甚多。苟以一两字切己反求，皆有终身可行之益。但末流之弊，不可不防。故虞廷教胄，及皋陶九德，皆各有相反之字，以矫其偏而成其善。梁任公曰：“学者无求道之心，则亦已耳。苟其有之，则诚无取乎多言，但使择古人一二语之足以针砭我而夹辅我者，则终身由之不能尽，而安身立命之大原在是矣。”其言甚精，可与公之言参观。

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

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君子之自处，常严重而不可干。其待人也，以敬其身者敬之；道胜

己者，抑志事之。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予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俭以养廉，直而能忍。

荷道以躬，與之以言。

言而无信，便一钱不值矣。

福不多享，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

吾人立身于世，当务其大者远者，不当务其小者近者。

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

士之修德砥行，求安于心而已。无欲而为善，无畏而不为不善者，此圣贤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

贤与不肖之等，惟视改过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人；改过百于人者，贤亦百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终焉而已。

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习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谏以匡之，巽言以挽之。其相率而上达也奚御焉？习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非面谏，戚之则依附苟同。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不肖也。

圣人之道不明，世人相与为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于大戾，而其友无出片言相质确者；而其人自视恬然，可幸无过。且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曰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过，而因护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蹈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已。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岂有他哉？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临之以大忧大辱，而不易其